

“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

——参观苏渊雷傅韵碧伉俪珍藏展有感

周瑞金

凤凰于飞，琴瑟和鸣。沪上文化名人苏渊雷的贤内助傅韵碧先生，于2020年5月仙逝，享年106岁。11月14日其骨灰在上海青浦福寿园苏渊雷墓地下葬。

这对相濡以沫六十载，荣辱与共、相依相伴的贤伉俪，阴阳相隔25年后（苏渊雷1995年以87岁魂归道山），终于在天国相逢了。他们是上海文化界、艺术界“云天比翼鸟、世纪连理枝”的传奇佳话。

为了纪念这对名士伉俪，上海渊雷文化艺术基金会与福寿园人文纪念馆在11月14日联合举办了“致敬生命、传承文化”的“落音诗酒间”诗文吟诵艺术沙龙。华东师范大学、杨浦区教育学院的诗词吟诵专家学者，与上海诗词吟诵团队一起，饱含深情地吟诵了苏渊雷生前赠予夫人傅韵碧的诗词，重温两位文化艺术先贤举案齐眉、天长地久的华彩生命乐章。

11月15日，上海渊雷文化艺术基金会又与有120年历史底蕴的海派艺术殿堂朵云轩合作，举办“碧波红叶最相思”苏渊雷傅韵碧伉俪珍藏展，展出他们一生收藏的艺术珍品。其中包括苏东坡断碑砚，马一浮、章士钊、沈尹默、张宗祥、潘伯鹰、方介堪、苏步青、赵朴初、王遽常、高二适、顾廷龙等文化大家的书法，以及钱瘦铁、唐云、周稚柳、程十髮、刘旦宅、吴青霞、周鍊霞、乔木等海派艺术名家的书画作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珍品展中有幅《钵水斋看花图》，最能体现海派艺术雅集的特点。这幅图由钱瘦铁、唐云、瞿宣颖、周鍊霞、吴青霞、黄葆戉等1952年在长乐路“钵水斋”雅集时创作，冒广生、江庸、张厚载、陈文无、朱大可、汪东、苏渊雷等题诗，再现了海派文人雅集的文化胜景和诗画联谊的盛况。苏傅伉俪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的“钵水斋”文化雅集，和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长乐路的“钵水斋”文化雅集，一脉相承，丹青翰墨，诗心画骨，焕发出永不磨灭的海派人文风采。

世纪连理，百年生命，文化传承。苏渊雷（1908—1995）傅韵碧（1914—2020）这对伉俪（1935年结婚）的传奇人生，折射了一个追寻真理、爱国抗战、革命建设、改革创新的大时代。忧患伴随着奋斗，艰难而充满希望，困苦而孕育创造。既有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又有曲折坎坷、惊涛骇浪的磨难，也有着笔墨抒怀、诗文唱和的雅集留香岁月。在人文鼎盛、艺术流芳的年代，他们收获了战斗成果、学术创见、教育成就，也享受了结交名士高谊、彰显诗文胆识的赏心乐事。

苏渊雷与傅韵碧就在这样漫长的顺逆交替的人生历程中，不离不弃，甘苦与共，艰难同当，为文化的创造、艺术的创作、学术的创建，筚路蓝缕，锲而不舍，凸显了理想和信仰的可贵，谱写了赢得了今天人们普遍赞颂的生命华章和爱情诗篇。

在纪念苏渊雷先生百岁诞辰时，我曾题词：“学者革命者兼为翘楚，佛学文史学皆登高峰”。纵观苏渊雷先生的一生，他的品格、学识、才情，都不愧是当代中国文化界、艺术界的翘楚。

苏渊雷年轻时追求进步，激情奔放，投身革命。1926年曾代表浙江省学联参加广州全国学生总会第八届代表大会，结识了张太雷、周恩来、邓颖

之前宅家的日子里，想和外面的空气更近一点，重新开始和儿时一样喜欢呆在阳台上。阳台虽是方寸之地，对那时的我来说，那里却是乐园。

在阳台种过绿豆，也见过仙人球的花苞开出白花。在阳台的一盆盆花草中间，有一盆土，不记得以前拿它种过什么，只是暂时用来挡门。那个时候，我每天吃完饭都拿着小板凳坐在土盆边，假装是考古队员一样用尖头小铲掘开干裂的土层，挖得深了，又像水泥匠那样和水搅拌，玩得不亦乐乎。等大太阳出来了，阳台里架起竹竿晒棉被的时候，我又会拿起小板凳缩在棉被下面，假装是在帐篷里。透过光线，可以依稀看到里面团成一团的棉絮，像一团团云朵。

到了夏天，最喜欢在阳台上乘风凉，和奶奶一起吃葡萄，剥莲蓬吃莲子，爷爷偶尔抓到误飞进来的天牛“吓唬”我。暑假在小区的草丛里找蛭蛄，小小一只，能蹦老高。捉到一只就轻轻捏着放进洗干净的果酱瓶里，用纸蒙住瓶口，橡皮筋固定，再用铅笔在纸上戳几个小孔，从小孔里塞些在楼下草地里揪的青草，观察透明玻璃瓶里翠绿色的蛭蛄。这小家伙放在阳台，隔天起来蛭蛄就不见了，也许是从小孔里跳了出去。

从阳台往外看，路上的车子感觉渐渐多了起来，公交车里的乘客戴着蓝色或者白色的口罩，我刚摘下口罩的嘴边还感觉有着细细的汗珠。想起来很久没有像这样抬头望天。天空很安静，想要触摸这样万里无云的蓝天，伊夫·克莱因是为了拥抱天空而“坠入虚空”的

超，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19岁的他被国民党逮捕，关进杭州陆军监狱。七年炼狱，在铁窗经受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他同共产党人薛暮桥、骆耕漠、徐雪寒等一起坚持狱中抗争，同时把监狱当大学，刻苦自学，钻研学问。他的学术成名作《易学会通》，就是在陆军监狱中写成，奠定其国学研究的学术地位。

1933年被保释出狱后，他积极参加党领导的进步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并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他曾到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与贺麟、冯友兰一起担任哲学教授，撰写学术论著，在课堂上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抗战期间，应民族实业家卢作孚之请，苏渊雷与夫人傅韵碧共同创办“钵水斋”，与文化界进步人士沈钧儒、马一浮、章士钊、郭沫若、黄炎培、田汉等从事抗战进步文化事业，出版书籍，交流文物，研讨学术，举办专题讲座、书画展览、文化教育活动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渊雷激情澎湃，出任上海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秘书兼文管会秘书，做了很多文化教育的工作。后经骆耕漠、徐雪寒推荐，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正当他要在教育事业上大展宏图的时候，又因直言不讳、坦诚建言，而遭受不公正对待，被调职降薪。尽管如此，他以一个革命者的宽广胸怀，毫不气馁，举家到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不顾工作条件艰苦，忍受东北冬天的严寒，依然认真教学，专心投入学术研究。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他摘去了右派帽子，提高了生活待遇。

然而，好景不长，不几年人生的第三次厄运降临。他在63岁高龄时，被下放黑龙江农村插队落户，举家从事农业生产。饥寒交迫之中，生活几陷绝望之境，迫不得已申请退休返回浙江平阳故里。在故乡他并不想天尤人，仍然坚持学术研究，继续著述。又带了十多位喜好艺术的年轻人，教他们作诗、习画、练书法，而他自己的诗、书、画三艺也大有精进。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苏渊雷先生才沉冤得白，落实了政策。1979年以72岁高龄复职，重返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培养史学研究生。在人生最后的16年，他政治上获得新生，学术上解禁，艺术上开放，重新焕发青春，以旺盛精力、忘我精神，投入教学科研，在文史研究以及诗词、书法、绘画上全面发挥潜质，展现才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苏渊雷傅韵碧伉俪一生充满艰难困苦、沉浮荣辱，多次厄运临头，他们都宠辱不惊，相濡以沫，豁达乐观，冷静以对。苏渊雷毕生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始终坚持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文化人的这种品格和风范，非常值得敬佩！

早在被投入监狱，直面战友被杀害时，苏渊雷就已写下遗嘱：“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而奋斗是它的手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从此，在人生旅途中，无论顺境逆境，他始终坚持创造精神，独立思考，独特见解，艰苦奋斗，不怕牺牲。

他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家传统，努力在学术研究中创独家之说。在第一部学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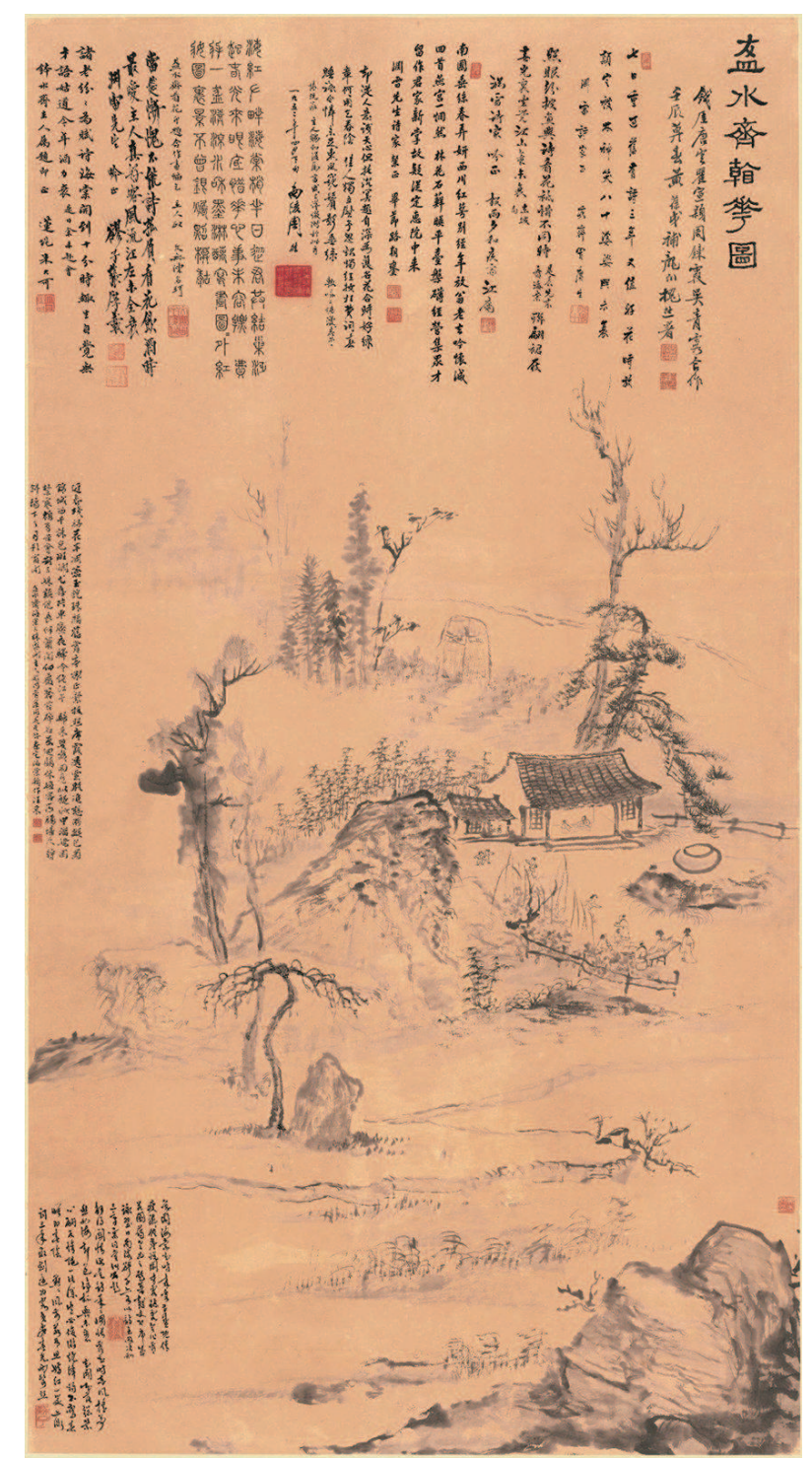
专著《易学会通》中，首创文化综合方法论，力求学术的融通。他学术视野很宽广，文史哲，儒释道，都在他研究论述范围。他的主要论著《文化综合论》《宇宙疑谜发展史》《名理新论》《天人四论》《中华民族文化论纲》等，都能在批判综合基础上，兼收并蓄，力主融通，具有极其可贵的学术原创性。大学问家钱锺书先生高度评价苏渊雷的论著说：“大论精微融贯，真通才达识。”

作为学者，苏渊雷先生从史学、哲学到文学，都有建树；从儒家、佛家到道家，都能精通。尤其是佛学的研究，他融贯中西文化，受欧阳竟无和太虚法师的指点 and 影响，独辟蹊径，使佛学、佛法的研究进入新的境界，被誉为我国近代佛学研究的第五代代表学者。

苏渊雷人生起伏跌宕，经历艰难困苦，情感累积于心，终于外化在艺术创作上，使他的笔墨才情跃然纸上，形成

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诗词豪放达观、格调清奇；他的书法道劲苍莽、行云流水；他的画作简朴精巧、神韵幽逸。他的诗词、书画都凝聚着人生哲学的智慧，洋溢着人世间慈悲喜舍、自由挥洒的艺术才情。这些呕心沥血的创造，是他一生品格格调、才趣情怀的天然表露，也是他一生追求真理、追求学问、追求事业的艺术倾吐，所以特别珍贵，具有特殊意义，值得我们今天展览、欣赏、研讨、学习。

苏渊雷先生一生具有名士风度、哲人风采、史家通识、诗翁风骨，是我难得的一代文史大家。作为“学者、战士、诗人”，他一生进击，一生勤勉，一生创造，一生淡泊，艰难困苦不能挫其志，枯荣沉浮不能摇其神。这种可贵的品格精神正应当重放光彩，激励广大知识分子在新征程上为国奉献，为国争光！



《钵水斋看花图》 钱瘦铁 唐云 瞿宣颖 周鍊霞 吴青霞 黄葆戉 合作 冒广生 江庸 路朝奎 周南陔 陈文无 张厚载 朱大可 汪东 苏渊雷 题诗 选自“碧波红叶最相思”苏渊雷傅韵碧伉俪珍藏展

从阳台往外看

龚 怡

手册》的作者加文·普雷特-平尼认为，“云彩体现了我们周围这个世界的变幻无常”。云有着转瞬即逝的美丽。

看日剧《再见我们的幼儿园》时，我想我又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剧中的五个小伙伴为了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好朋友洋武，偷偷溜出幼儿园。有个情节是因为家庭变故而变得郁郁寡欢的小男孩拓实用“云是水蒸气，和热水的蒸汽是一样的”否定了小女孩康娜坐上云的梦想。看到这里的时候，心里一惊，明明知道这个常识，可还是对云抱有美丽的幻想。剧中的洋武看到凡·高所画的《星空》，误以为“凡·高”是图片中画的地方，他一直想去那个晚上是蓝色的、星星在旋转的地方。但是他需要做手术，不能离开医院。康娜来看他的时候，送了他一颗糖果。他展开蓝色的透明糖果纸，透过它，在医院的窗外，他终于见到了蓝色的夜空里闪烁着星星。

在《我有一片星空：凡·高在精神病院不为人知的故事》中，作者马丁·贝利写凡·高眼中的天空“夜晚的色彩比白天更丰富，因为它拥有最浓的蓝紫色、蓝色和绿色”。凡·高把眼中看到的景色

画在了《星空》里，星空充满着变化，有着明亮多变的蓝色和黄色，星星像在燃烧。科幻英剧《神秘博士》的第五季第十集试着用想象再现凡·高眼中的世界。博士和伙伴艾米在奥赛美术馆看凡·高画廊时发现其中一幅画里有个异样的黑影，为了调查原因，他们穿越回了凡·高生命的最后一年。危机解除后，三人手拉着手躺在草地上看夜空，那流转的夜空，渐渐变成了《星空》里的样子，涌动着勃勃的生机。博士带着凡·高回到现在，让凡·高看到自己的作品正在展览，亲耳听到进行讲解的学者对他极高的评价“他对色彩的掌控无与伦比，他把生活中遭受的痛苦磨难转化成了画布上激情洋溢的美。”他眼中的繁星在闪耀。

《星空》中流动着旋涡一样的云彩或是风，马丁·贝利认为《星空》更有可能受到了葛饰北斋《神奈川冲浪里》的影响。在今年的“梦回江戸—浮世绘艺术大展”上，我看到了这幅作品，相比图片更有冲击力。眼睛被激烈的普鲁士蓝吸引，那鹰爪一样的巨浪是那么的高，牢牢抓住我的心。海浪停留

最近几年，母亲每一次离开故乡来上海小住，行囊中碎布粘好的鞋垫半成品是必带的物件。我们上班忙，没有多少时间陪她，而她时常牵挂的孙子也去上大学了，工作日，家里常常就她一个人，亲戚、朋友都在故乡，找熟人唠嗑几乎不可能。做针线活，特别是纳十字绣或盘绣的鞋垫，就成了她消磨时间、排遣孤寂的最好方式。

母亲心灵手巧，小时候过年，家里贴的窗花都是她手剪的。母亲缝制衣服的手艺更是远近闻名，我到上海上大学穿的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就是她亲手缝制的，式样是模仿当时的军装，上下有四个兜，老百姓都称为军便服。

记得读中学的那几年，临近年关，我从学校回到家里，母亲安放着缝纫机的房间里总是人来人往，大多是村里和邻村待字闺中的姐姐们和已经成家的年轻媳妇们，她们拿着花花绿绿的布，上门请母亲裁剪、缝制过年的新衣，屋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此时的母亲顾不上“领导”我们，我和弟弟、妹妹就有了难得的自由，都各自找同伴去疯玩。父亲也自由了，去找他的那些“狐朋狗友”们，或喝酒或谰川，间或唱几段秦腔，为春节后元宵节的三天大戏做做准备。不过这样的场景如今在故乡也已不复可见，人心喧嚣，那些平淡因散而又温馨的片段怕是只能留在记忆里了。

听亲友和邻里们讲，祖母是穿着母亲手工做的绣花寿鞋离开这个世界的。祖母出身大家，秀外慧中，五十多年前祖父去世后，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奶奶柔弱的双肩上，一直到母亲进门。与天下所有的婆媳一样，都有艰难的磨合期，小吵小闹在所难免，但彼此摸熟了脾气，又都是敞亮人儿，没过多久，祖母和母亲就变得情同母女，难舍难分起来。

我少小离家，许多关于祖母生命里最后二十年和母亲相处的往事都是从亲友口里听说的。据我二妹讲，每到春天，母亲就为祖母做月白色的衬衫，搭配黑色的衣服和裤子，冬天做绸缎的棉衣，上面套上黑色的外套，把祖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同村的老太太中，祖母的穿戴是最体面，也是最干净利落的。

我的外婆家就在同村，离我们家不过数百米，也许是外婆有三个女儿，祖母没有女儿的缘故，在我们的记忆中，母亲花在祖母身上的工夫，远远超过了花在外婆身上的。祖母有支气管炎，每到冬季就咳嗽得厉害，在生命最后几年，一入冬，母亲夜夜都陪伴在祖母身边，端茶倒水，捶背揉肩，细心照料，无微不至。这份婆媳情谊，现在提起来，亲戚朋友还是直挑大拇指。

村里每一年的农历五月十五都有庙会，要连唱三天大戏，这在当时可是一件比一般节日都重大的事儿。大约是九十年代的一个农历五月初，祖母突然想穿一双绣花的鞋子去听戏，这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母亲身上。一周后，一双绣花的新布底鞋就做好了。从此，母亲几乎每年都要给祖母做一双绣花的布鞋，大都是黑华达尼的面料，绣花的式样多是红、黄兼有的碎花，翠绿的叶子，庄重而不失典雅。

2005年5月我的弟媳生小孩，需要母亲去照料一段时间，母亲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让父亲一个人照料祖母，怕父亲粗心，照顾不周。离开前几天，先是给我二妈、舅妈叮嘱，又给隔壁家的婶子和邻居的姨姨再三交代，唯恐有啥事儿怠慢了祖母。这份依依不舍之情，至今仍为邻里们称道，也成了村里婆媳相处的一个典范。离家的那天，八十八岁的祖母拄着拐杖送母亲到路口，告诉母亲，希望她快点回来。

母亲在乌鲁木齐住了五个月，既舍不得离开襁褓中的小孙女，更放心不下家里的祖母，心中的矛盾可想而

母亲的针线

王辅臣

知，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祖母身边。到家里，祖母看上去依然康健，母亲空惹了五个月的心总算安下来了。可世事难料，两个多月后的一天，祖母突然就粒米不进了，母亲赶快找出早已做好的寿衣和绣花的寿鞋准备好，但此时祖母的脚已经浮肿，原来的鞋子无法穿上。母亲就请同村的我的小姨帮着赶做鞋底，自己连夜绣鞋面，三天后一双绣花的新鞋就赶出来了，祖母穿上后，见过从数里外赶来见最后一面的娘家的几个侄子、侄媳妇，就溘然长逝了，没有任何的痛苦和遗憾。如果人真的有灵魂，祖母一定会到九泉之下，去寻找离别近半个世纪的爷爷，秀一秀她那漂亮的绣着莲花的鞋子。

母亲的热心善良是出了名的。听我的大妹说，有一年母亲从乌鲁木齐赶到克拉玛依，专门为大妹的公公、婆婆缝制寿衣，在给她婆婆做的寿鞋上，特地绣上了一朵象征富贵幸福的牡丹花，让人爱不释手。

母亲开始大量地纳制鞋垫，大概是在十年前，她不再下地劳作之后，孙子、孙女们也渐渐长大，都上学了，纳制鞋垫，成了她寄托情怀，传达关爱的方式。家里人都都穿过母亲纳制的鞋垫，亲朋好友也得到过母亲慷慨的馈赠。

鞋垫上，或是一针针纳出的精美的图案，或是用各种丝线绣出的漂亮的花草，有时也会写几个吉祥或寄托期望的字，诸如“马到成功”、“一帆风顺”、“岁岁平安”之类的四字成语。母亲虽然小学三年级辍学，但日积月累，还是认识了很多字，可以读书读报，只是会写的并不太多。我曾经数过，鞋垫上一个“马”字就有近两百个针脚，粗略算下来，一双鞋垫至少有上万个针脚啊。一针针，一线线，需要极大的耐心，也饱含无限的关爱。

日复一日，岁月在五彩丝线的延展中流逝，母亲眼角的皱纹多了，上楼的脚步慢了，可飞针走线依然熟练如初。为了不影响运针的速度，线不能太长，要恰到好处，一双鞋垫需要几百根各色的丝线，母亲的眼睛早已花了，每天那么多的线不知是怎么穿入针眼的？小时候，曾在昏暗的油灯下，帮母亲穿针过针，现在她反而怕麻烦我们，宁可自己慢慢地穿针，也不再要我们帮助。也许她穿针只凭感觉，就像鞋垫上精美的图案，早已印在她的脑海里了。

我们每天离家时，看母亲戴着老花镜，坐在窗前，穿针引线，一扎、一顶、一引之间，手法娴熟，头也不抬，只是一句轻轻的话：“早点回来。”下班到家，母亲依然是同样的姿势，说的是另一句话：“赶紧休息。”在母亲的眼里，我们好像是永远没有长大的孩子，依然需要每天叮咛，需要时时关爱。而母亲自己，似乎什么都不需要，她的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一家人平平安安。

对于母亲，我无以为报，只能努力工作，用工作的成就给她以慰藉。我写了一首七言绝句称颂母亲、感恩母亲：

窗前孤坐运飞针，
红线绿丝绣美纹。
鞋垫一双万般爱，
愧无尺寸报慈恩。

我想哪一天她要是读到这篇文章和这首诗，手里的绣花针会轻轻放下，脸上一定会露出小孩子一般天真与羞涩的神情吧？

